

## 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发展、 风险因素及深化合作的思考

米 军 陆剑雄

**【内容提要】** 金融合作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其经贸合作的重要推手。中蒙俄经济走廊提出7年以来,中国与蒙俄两国在金融合作机制建设、货币合作和金融机构合作等方面均已取得重要进展。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肆蔓延、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大国地缘政治经济博弈,加上蒙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低、风险抵御能力差,中蒙俄经济走廊开展金融合作须始终关注风险防范问题。为此,该文主要分析了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并构建以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稳定性、金融机构稳定性和对外信用环境为一级指标的风险评价体系,采用CRITIC法对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风险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俄处于中等风险水平,蒙古国风险水平较高。因此,须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安全机制网络;共建投融资合作体系,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优先加快人民币在经济走廊国际化步伐;打造中蒙俄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合作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 中蒙俄经济走廊 金融合作 风险评估 人民币国际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中蒙俄经济走廊区域合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BGJ05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招标项目“未来3~5年共建一带一路面临机遇、风险及挑战研究”(项目编号:19VDL002)。

**【作者简介】** 米军,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剑雄,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蒙俄经济走廊于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蒙、俄三国元首会晤时提出,并得到蒙俄双方元首的积极响应。作为六大经济走廊之一,中蒙俄经济走廊以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经贸合作为重点合作领

域。推动该走廊建设,不仅有利于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也为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奠定坚实基础<sup>①</sup>。经过7年多的发展,中、蒙、俄在“五通”方面均已取得系列进展。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曾建立“五通”指数指标体系,对63个沿线国家“五通”指数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俄罗斯排名第一位,属于顺畅型国家,蒙古国排名第七位,属于良好型国家<sup>②</sup>。在中、蒙、俄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合作关系逐渐紧密的条件下,三方有条件并有能力建设好中蒙俄经济走廊。

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深化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有着极大必要性。一方面,蒙俄两国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瓶颈<sup>③</sup>。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显示,蒙古国基础设施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在道路连通度、铁路密度等方面处于世界中下等水平,在141个经济体中分别排名第112位和第96位;俄罗斯基础设施发展虽有一定基础,但设施陈旧,多为苏联时期所建造,其公路质量排名为第99位。蒙俄正极力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但两国财政实力较弱,加之铁路沿线地区恶劣的地形及天气条件,建设成本更高,使诸多项目的建设难凭一己之力完成。金融具有资金的快速聚集、扩大资金规模的作用,是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的主力军<sup>④</sup>。另一方面,中国与蒙俄两国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也将进一步催生货币合作需求。随着人民币影响力的增加及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三方对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的需求也会增大。但无论是何种因素所催生的金融合作,都须关注金融风险问题。只有在保证金融安全的条件下,深化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才能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走廊建设。

## 一 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发展进程

中国与蒙俄两国在金融合作机制建设、本币互换、跨境贸易结算、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进展显著,其中与俄方建立了更为紧密的金融合作关系。

<sup>①</sup>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1609/t20160912\\_962194.html?code=&state=123](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1609/t20160912_962194.html?code=&state=123)

<sup>②</sup>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sup>③</sup> 米军、李娜:《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基础、挑战及路径》,《亚太经济》2018年第5期。

<sup>④</sup> 朱苏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支持》,《中国金融》2013年第24期。

### (一) 金融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第一,双边合作机制优先得到完善。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的金融合作双边机制主要围绕高层对话机制、金融领域的安全管理及市场发展等方面开展。其中,中俄双边机制建设进展显著。中俄金融合作取得的成果与中俄银行(或金融)合作分委会和中俄金融合作论坛机制紧密相关,这两个对话机制有效增进了沟通。中俄银行合作分委会的作用是解决两国银行间具体合作方式及技术协调问题。2001年首届中俄银行合作论坛在莫斯科举行,2001~2008年,中俄银行合作分委会共召开了9次会议。根据金融合作发展的需要,2009年中俄银行合作分委会更名为金融合作分委会,证券保险合作得到重视,分委会现也是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1年金融合作分委会共召开22次会议,在深化银行间合作、推动双边本币结算及支付系统、金融市场和保险领域进一步展开合作议题,推动了双边金融合作发展。中俄金融合作论坛为双方专家、学者提供交流的平台,它根据合作主题的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该机制协助金融合作分委会以加强中俄双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促进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中蒙方面,中蒙博览会是中蒙乃至东北亚地区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博览会每两年举办一届,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三届。中蒙博览会也是推进中蒙金融合作取得重要成果的有效机制,如在首届博览会上特设有中蒙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并围绕跨境人民币结算、增加本币互换规模、加强商业贷款和项目融资展开深入研讨,对推动中蒙金融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依托论坛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对蒙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心,3家中资银行与7家蒙古国银行签署了11项合作协议和合作备忘录<sup>①</sup>。

在双边监管合作机制建设方面,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等有关国家监管当局在信息互换方面签署了监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如中国证监会与俄蒙签署了有关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文件,原银监会与蒙俄两国央行签署银行监管合作文件,原保监会也与俄罗斯签署了中俄保险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文件,建立了双方在保险监管信息的交流和协作机制。同时,中俄另签署有《跨境危机管理合作协议》,用于加强双方在跨境银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信息交流,维护双边银行体系的稳定。这些举措为双边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合作机制奠定了基础。

---

<sup>①</sup> 《中蒙博览会:全方位合作的“蜜月之旅”》,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15/10-27/7591947.shtml>

第二,多边金融合作取得一定进展。一方面,中、蒙、俄可依托元首会晤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相关事宜进行磋商。中、蒙、俄元首会晤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政治保障,一系列重大事项及合作文件均是通过会晤达成或签署,三国元首现已进行5次会晤。其中,在首次会晤上,三方元首同意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并建立三国副外长级磋商机制,初步搭建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多边合作的框架机制<sup>①</sup>。在第二、第三次会晤期间,三国元首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蒙古国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见证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签署。另一方面,上合组织设立的金融合作机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金融合作发挥有利的协调和促进作用<sup>②</sup>。2015年11月,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发布的区域经济合作声明中,重申了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指明了利用上合组织现有成果和相关经济合作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sup>③</sup>。中俄为上合组织最主要的成员国,蒙古国为重要的观察员国,中蒙俄经济走廊作为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次区域合作,可依靠其现有经济合作机制推动金融合作。上合组织现已成立银联体,设有银联体理事会,主要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金融服务和融资支持。同时,上合组织还形成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力求开展区域财经合作,深化成员国经贸关系。此外,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国均是“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共同参与了“亚投行”的组建。

## (二) 中国与蒙俄两国间的货币合作不断加深

第一,本币互换规模逐步扩大。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国已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其中与俄罗斯的协议规模达1500亿元人民币,与蒙古国的互换规模由50亿元人民币增至150亿元人民币(见表1)。

表1 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签订双边本币互换一览表

国别	互换规模	签署时间	期限
俄罗斯	1500亿元人民币/8150亿卢布	2014.10.13	3年
	1500亿元人民币/1.325万亿卢布(续签)	2017.11.22	
	15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卢布(续签)	2020.11.23	

① 《习近平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12/c64094-25646300.html>

② 王海燕:《“一带一路”视域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机制保障与实施路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③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声明(全文)》,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2/15/c\\_1117470051.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2/15/c_1117470051.htm)

(续表 1)

国别	互换规模	签署时间	期限
蒙古国	50 亿元人民币/1 万亿图格里克	2011. 5. 6	3 年
	100 亿元人民币/2 万亿图格里克(补充协议)	2012. 3. 20	
	150 亿元人民币/4. 5 万亿图格里克(续签)	2014. 8. 21	
	150 亿元人民币/5. 4 万亿图格里克(续签)	2017. 7. 6	
	150 亿元人民币/6 万亿图格里克(续签)	2020. 7. 31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344602/2021091818083774334.pdf>

第二,本币结算清算业务得到进一步发展。2002年,中俄签订了《关于边境地区银行间贸易结算协议》,同时对俄商业银行边贸账户行关系发展迅速;2007年人民币和卢布本币结算从黑河与阿穆尔州扩展至中俄全线边境区域;2011年,中俄本币结算范围从边贸扩大到了一般贸易;2014年中俄两国央行进一步简化本币结算步骤;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首先为人民币与卢布金融业务直接结算建立对等支付系统(PVP)<sup>①</sup>。截至2020年1~9月,中俄已将本币结算比例增至25%<sup>②</sup>。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积极引导和鼓励边境地区银行开展双边本币结算业务。为了推进中蒙本币业务,早在2002年中国农业银行二连浩特支行与蒙古国贸易发展银行建立了首家人民币账户行关系,伴随着中蒙经贸业务扩大,对蒙本币结算的账户行数量的增加极大提高了资金流动效率。

在人民币业务的清算方面,2016年中俄央行签署了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并授权中国工商银行(莫斯科)股份有限公司为俄罗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第三,人民币在全球地位得到提升且被经济走廊相关国家纳入外汇储备。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也在迅速上升,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储备规模达2 675.2亿美元,占标明币种构成外汇储备总额的2.25%,居世界第五位<sup>③</sup>。2015年俄罗斯央行

① 米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金融合作发展战略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② 《中俄本币结算比例提高至25%》,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2101/20210103030729.shtml>

③ IMF COFER, <https://data.imf.org/?sk=E6A5F467-C14B-4AA8-9F6D-5A09EC4E62A4&slId=1408202905739>

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国家外汇储备,截至2021年1月,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及黄金储备中的占比达到14.2%,仅次于央行所持的黄金储备<sup>①</sup>,同年俄罗斯财政部将人民币纳入国家福利基金(NWF)货币结构,人民币占比被增至30.4%<sup>②</sup>。

### (三) 金融机构互设分支机构开展业务合作

第一,互设分支机构。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市场一般经历了代表处→代理行→分行→新设子行(或并购当地银行设立子行)的演变历程,其中设立子行是成为外资银行的主要方式<sup>③</sup>。

在中资银行中,2013年中国银行和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分别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设立代表处,2013年中国银行蒙古国中国业务柜台营业,合作代理行为蒙古国郭勒蒙特银行,而2004年蒙古国郭勒蒙特银行在华设立代表处,其他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蒙古国成立工作组。

俄罗斯方面,有6家中资银行(工、农、中、建、国开行、进出口行)在俄共设有5家子行和两家代表处,俄方也有多家银行在华设立分行或代表处,如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于2008年在中国设立分行;2017年3月,俄罗斯央行在北京开设其海外第一家代表处等。俄罗斯储蓄银行、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和莫斯科银行等也均与中资银行存在较多合作。

第二,探索高层次合作方式。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国还在不断探索金融机构间成立金融联盟等更高层次的跨境金融合作组织,在投融资、现钞现汇交易等领域进一步展开合作。例如,2015年,35家中俄银行组成跨国金融联盟,到2018年7月发展到68家银行加盟;2017年由中蒙30多家银行机构联合成立金融合作联盟,平台同样为联盟内成员提供联络、讨论及信息交流服务。中俄、中蒙跨国金融联盟为践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中俄、中蒙经贸及金融领域深入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 二 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面临诸多风险挑战

对于金融风险的成因及传导机理,国内外已有大量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sup>①</sup> Годовой отчёт Банка России за 2020 год. [http://www.cbr.ru/Collection/Collection/File/32268/ar\\_2020.pdf](http://www.cbr.ru/Collection/Collection/File/32268/ar_2020.pdf)

<sup>②</sup> 《俄财政部完成国家福利基金资产结构调整 剔除美元》, <https://sputniknews.cn/economics/202107071034031182/>

<sup>③</sup> 米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金融合作发展战略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创新过度、经济发展弊端、外部监管体制的失效和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等8个方面是引发金融风险的共识性关键因素<sup>①</sup>。由此可见,金融风险的形成不仅与其自身存在的经济发展缺陷、金融体系脆弱性有关,也受对宏观经济不利的外部冲击的影响。

对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而言,尽管中国与蒙俄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但受经济走廊相关合作伙伴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冲击等内外因素的影响,中蒙俄经济走廊在金融合作中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一旦管控不当,有关风险极易通过贸易、资本流动、债务和“邻里效应”<sup>②</sup>等渠道进行传导,从而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带来较大危害。

### (一) 蒙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大且易形成较高的主权信用风险

第一,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蒙俄两国经济增长起伏不定,宏观经济状况不佳。如2007~2008年,俄罗斯经济处于中高速增长,但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自身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2009年出现大滑坡,全年GDP下降幅度达7.8%。此后几年其经济增长有所回暖,2010~2012年GDP保持在4%左右的增速。至2015年,随着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多轮制裁以及能源价格的持续下跌,使得俄罗斯经济再次陷入衰退,此后其经济增长长期低迷。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经济又出现明显的负增长。蒙古国也是如此,2007~2020年期间,蒙古国GDP增长率最高达17.29%,在2009年、2015年、2020年经济增长大幅下滑。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不断放缓,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宏观经济始终处于稳定状态。

第二,蒙俄宏观经济总体不佳状况导致主权信用风险相对较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单位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1)》,俄罗斯和蒙古国风险等级划分为BBB,处中等风险级别,但在偿债能力方面,两国在114个国家中排名分别为第31位和第95位,债务风险处中高水平<sup>③</sup>。就外债水平来看,2019年蒙俄两国外债负债率均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sup>①</sup> 杨海珍、程相娟、李妍、王俏、向悦:《系统性金融风险关键成因及其演化机理分析——基于文献挖掘法》,《管理评论》2020年第2期。

<sup>②</sup> F. Haile, S. Pozo, Currency Crisis Contagion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ransmission Channel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8, No. 4.

<sup>③</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家风险评级项目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6~27页,第40页。

(20%)之上,其中蒙古国负债率高达 224.64%,远超其经济规模(见图 1)。中国是蒙俄主要的债权国,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对俄累计承诺贷款超 600 亿美元,俄方现成为该行贷款数额最大的国家。同时,中国也多次通过优惠贷款的方式援助蒙古国基础设施建设。若两国对外债管理不合理而陷入债务危机,不仅易将风险传入债权方,也使相关合作项目建设进程受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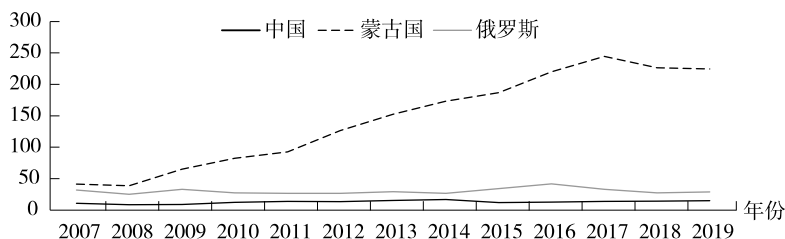


图 1 2007 ~ 2019 年中、蒙、俄外债占 GDP 的比重 (%)

资料来源:WDI, <https://data.worldbank.org/>

## (二) 总体金融发展水平低使得抗外部金融风险能力差

第一,经济走廊主要国家的总体金融发展水平低,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通过构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深度、准入、效率指标体系来测度一国金融发展水平<sup>①</sup>,其最新的评估结果如图 2 所示。中、蒙、俄三国中,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最高,其发展指数在 0.6 以上,蒙古国和俄罗斯基本在 0.4 上下,尽管中国金融业有了长足发展,但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总体滞后于经济发展,与亚洲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金融发展指数(均在 0.8 以上)存在一定差距,这也是制约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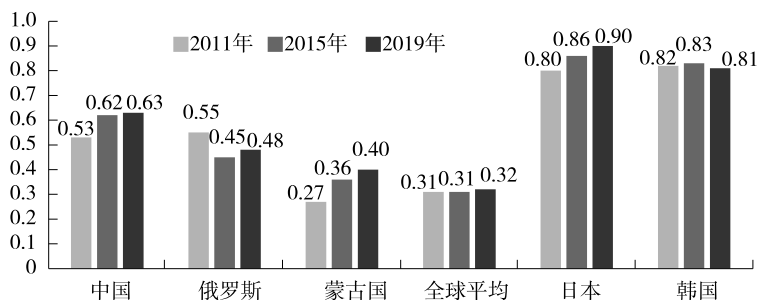


图 2 2011 年、2015 年、2019 年中、蒙、俄金融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IMF FD Index Database, <https://data.imf.org/?sk=F8032E80-B36C-43B1-AC26-493C5B1CD33B>

<sup>①</sup> K. Sviryzdenka, Introducing a New Broad-based Index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MF Working Paper, 2016.



第二,蒙俄信贷管理机制不健全,银行业存在较大违约风险。近年来,蒙俄两国存贷比长期处于100%以上,不良贷款比率逐年上升,2020年两国不良贷款比率分别高达11.63%和8.76%(见图3)。国际银行业的实践已经表明,一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4%以内比较正常,超过6%就很危险<sup>①</sup>。两国高额的不良贷款,与其银行监管的不到位、信贷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密不可分。相比蒙俄,中国金融机构运行更为稳定,银行不良贷款率长期低于2%,资本充足率保持在13%以上。随着银行经营国际化的发展,中资银行与蒙俄两国银行间业务联系加深,各方银行易存在相似的风险暴露。一国银行面临流动性困难,或是双方为支持经贸合作而进行同业借贷,各方银行风险即可通过此种方式进行传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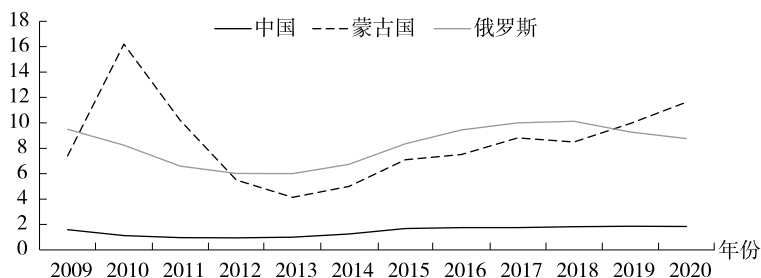


图3 2009~2020年中、蒙、俄银行不良贷款率(%)

资料来源:IMF FSIs, <https://data.imf.org/?sk=51B096FA-2CD2-40C2-8D09-0699CC1764DA>;CEIC, <https://www.ceicdata.com/en>

第三,汇率波动性风险易受外部因素冲击的影响。中蒙俄经济走廊相关国家的资本项目方面均有较大程度开放,汇率波动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例如,受外部冲击,俄罗斯先后于1998年、2008年、2014年经历三次卢布大幅贬值。表面上来看,其历次汇率危机是由国际金融危机、欧美国家的制裁、油价暴跌等外因所致。其实,由于俄罗斯较早实行资本项目开放,特别是本国产业结构的失衡及高度能源依赖型经济体系,这才是其货币剧烈波动的深层次原因,这一问题若不能解决,卢布汇率仍易受各种外因的影响<sup>②</sup>。蒙古国与俄罗斯类似,其能源依赖型的经济体系、有限的外汇管制能力使蒙古国图格里克汇率也易发生大幅波动。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资本项目开放也有

① 蔡中华、白学清:《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警戒比率》,《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15期。

② 郭晓琼:《卢布暴跌与俄罗斯汇率政策选择:在“不可能三角”中权衡》,《欧亚经济》2016年第1期。

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冲击时有发生,但自2010年中国对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持谨慎态度,从而避免资本大进大出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这得益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灵活性与弹性,特别是开放速度可能随着宏观经济与国内风险的变化进行调整,甚至开放进程在特定情形下可能回调。

俄蒙两国货币汇率大幅波动而引发的货币风险甚至危机,不仅使本国经济发展陷入泥沼,也易将风险进行跨国传导,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以俄罗斯为例,2014年卢布对美元的大幅贬值引起投资者及民众信心大跌,出现严重资本外逃,促使俄罗斯物价上涨,进一步恶化了俄罗斯经济形势,同时卢布贬值易通过贸易渠道将风险传导至蒙古国和中亚国家,引发区域性风险。俄罗斯是蒙古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中亚地区的主导国,各国经济对俄依存度较高。卢布贬值会直接冲击俄罗斯与蒙古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减少双边贸易,并通过恶化相关国家国际收支、减少其外汇储备来将风险进行传导。此外,俄货币的贬值使得卢布债务的债权人受损。

### (三) 经济走廊的金融合作依然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和域外大国博弈的严峻挑战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能否有效控制仍然是影响经济走廊合作的重要变量。自2020年年初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逾3亿例,且这一数字仍在持续上升。为应对疫情,各国采取“封城”“封国”等措施,使得经济活动大范围停摆,失业率急剧上升,全球供应链衔接不畅。同时,疫情冲击使得全球债务风险上升。据有关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债务共增加24万亿美元,增幅远高于金融危机时期的幅度<sup>①</sup>。俄罗斯和蒙古国均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受灾国,截至2022年1月7日,俄蒙累计确诊病例分别超1060万例和39万例,俄现住院治疗的患者超过60多万人,蒙古国有近8万人左右<sup>②</sup>。随着变异新冠病毒的出现,疫情仍在两国大肆蔓延。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坚持“动态清零”的目标,疫情始终处于总体可控的状态。截至2022年1月8日,中国大陆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0万例,现有3392患者住院治疗<sup>③</sup>。

新冠肺炎疫情使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国家的经济金融遭受重创。(1)在

<sup>①</sup> 《IIF:2020年全球债务达281万亿美元》, [http://www.jjckb.cn/2021-02/19/c\\_139750976.htm](http://www.jjckb.cn/2021-02/19/c_139750976.htm)

<sup>②</sup> WHO, <https://covid19.who.int/>

<sup>③</sup> 《截至1月8日24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http://www.nhc.gov.cn/xcs/yqtb/202201/5e767adca754412bad2d2e363dc23b74.shtml>

宏观经济层面上,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传播增大了有关国家经济增长与复苏的不确定性。2020年蒙俄经济出现明显下滑,两国GDP增长率分别为-5.34%和-2.95%,中国经济在2020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6.8%,但进入第二季度后由于中国科学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经济贸易运行稳定恢复,全年同比增长2.3%。(2)疫情所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断裂也助推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样给中蒙俄经济走廊互联互通增加了阻力。(3)疫情使得各国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大幅增加支出,各国财政赤字率显著上升。疫情冲击下,蒙俄重返2018年之前的财政赤字时代,2020年两国赤字率分别达9.76%和4.02%,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sup>①</sup>。2020年年底,俄罗斯政府负债率为17.71%,债务水平同比增长42.6%。中国的赤字率也首次突破3%,赤字率增至3.6%以上<sup>②</sup>。(4)疫情大幅放缓了国际资本的流入,加速资本流出。例如,2020年俄罗斯各公司新增外国直接投资仅为14亿美元,不及2019年的5%,同时净资本流出增加1.2倍,由2019年的221亿美元增至478亿美元<sup>③</sup>。(5)疫情增加了有关国家货币贬值的压力。例如,2020年3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原油价格走低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汇率跌至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元对卢布汇率突破80大关。(6)疫情助长金融风险的传导。最新研究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各国金融风险传导的地理效应显著增强,贸易依存度较高的经济体间风险的传导效应则更为明显<sup>④</sup>,该实证分析同样也佐证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间的金融风险传导也不例外。目前,在防疫措施的有效运用及货币财政政策合理使用的情况下,蒙俄经济出现逐步复苏的势头,但若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世界范围内的封锁措施继续实施,两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仍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进而也会给中、蒙、俄的金融合作及经济走廊的整体建设带来风险和挑战。

第二,中蒙俄经济走廊面临来自域外欧美国家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冲

---

① IMF WEO,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ROLLS/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sort=%40imfdate%20descending>

② 《2020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06/content\\_5590913.htm](http://www.gov.cn/xinwen/2021-03/06/content_5590913.htm)

③ 《俄央行:2020年进入俄的外国直接投资从一年前的289亿美元骤降至14亿美元》, <https://sputniknews.cn/20210119/1032917876.html>

④ 杨子晖、王姝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全球股市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来自新冠疫情的证据》,《经济研究》2021年第8期。

击。欧美国家持续加强对俄罗斯地缘政治博弈和经济金融制裁;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基调未变,拜登政府甚至加强了对华战略遏制的系统性、制度性和持续性战略设计趋向,在继续加强贸易摩擦的同时联合盟友构建反华包围圈,意在转向全方位战略竞争。在经济层面,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大国尤其要重点防范来自美国的经济制裁威胁。有研究指出,相比贸易制裁,金融制裁对于增加目标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效果更为明显<sup>①</sup>。美国已形成一套完善、高效的金融制裁流程,未来美国在继续对俄金融制裁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会对中国发起金融、贸易和科技等多种方式联合的制裁<sup>②</sup>。俄罗斯方面,自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及欧盟对其进行多轮经济金融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俄官员、主要银行及多家能源企业。事实已证明,美欧对俄罗斯实行的制裁使俄罗斯经济陷入低迷,俄方虽采取了反制措施,但其经济增长、卢布汇率和国际融资等方面均受到制裁的不利影响。若制裁无期限延长,很可能危及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sup>③</sup>。就中国而言,美国对中国金融领域已发起攻势迹象,如为粗暴干涉中国香港问题,美方炮制涉港法案,对多位中国官员采取拒绝入境、冻结在美资产等措施。签署所谓《香港自治法案》,试图通过对外国个人及实体的制裁部分切断中国同外部金融体系间的联系。2021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总统行政令,禁止美国主体投资与中国国防、监控科技相关的企业。未来美国可能针对中国金融各方面加大制裁力度,如减免支付对华政府债务、冻结或没收在美资产、切断中国主体对美元的获取能力及使用渠道等,历史上美国就曾对中国在美所有资产进行长达近30年的冻结。为此,中国同样要做好防范金融制裁的心理准备,以免经济金融体系遭受巨大冲击。

### 三 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风险水平综合测算分析

#### (一) 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于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国内外学者通过不同角度进行构建。姜洪、焦津强侧重从主权债务的角度选取评估指标,认为外债与国际储备间的

---

① E. Hatipoglu, D. Pekse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Banking Crises in Target Economies,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18, No. 4.

② 黄亚光、许坤、董艳:《美国金融制裁:演化逻辑与应对策略》,《经济学家》2021年第7期。

③ 陶士贵、高源:《西方经济金融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

关系对国家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并用国际储备/外债总额、当年还本付息额/国际储备、短期外债/国际储备三个指标衡量一国金融安全<sup>①</sup>;国际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ICRG)选用外债/GDP、外债还本付息额/商品和服务出口、经常账户/商品和服务出口等指标评估一国在金融维度的风险指数。有学者从宏微观的角度,依次构建指标体系。如董小君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选取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市场风险、金融机构稳定性作为一级指标<sup>②</sup>;张瑾选用宏观经济、资产市场、金融机构、制度环境作为一级指标,对金融风险压力指数进行测算<sup>③</sup>。也有学者根据各经济部门构建指标体系,如美国学者G. L. 卡明斯基(Kaminsky)和C. M. 莱因哈特(Reinhart)以金融部门、对外部门、实体经济、财政部门作为一级指标,分析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sup>④</sup>。

参照现有的定量研究成果,结合对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面临风险和面临的诸多影响因素的相关内容,本文从宏微观的角度构建指标体系。首先选用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稳定性、金融机构稳定性、对外信用环境作为一级指标,然后遵循科学性、代表性、极大不相关等指标构建原则,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基础指标<sup>⑤</sup>,最终构建如下指标体系。

表2 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基本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类型	数据来源
宏观经济环境	GDP 增长率	用年增长率表示,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状况	区间型 [6% ~ 10%] WDI
	通货膨胀率	用GDP平减指数衡量,反映整个经济体的价格变动率	区间型 [2% ~ 3%] WDI
	财政余额/ GDP	财政余额 = 财政收入 - 财政支出, 衡量一国财政实力。一般认为, 3% 的赤字率是警戒线, 超过 3% 的赤字率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削弱政府的偿债能力	极大型 WEO

① 姜洪、焦津强:《国家金融安全指标体系研究》,《世界经济》1999年第7期。

② 董小君:《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97页。

③ 张瑾:《基于金融风险压力指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研究》,《上海金融》2012年第9期。

④ G. L. Kaminsky, C. M. Reinhart, The Twin Crises: 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 - of - Payments Probl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No. 3.

⑤ 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经济走廊的金融合作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影响未能纳入定量指标,但我们认为不影响经济走廊金融合作整体风险趋势的判断。

(续表 2)

基本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类型	数据来源
金融市场稳定性	金融市场发展水平	通过金融市场深度、准入、效率水平指标综合反映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	极大型	IMF FD Index Database
	M <sub>2</sub> 增长率	广义货币的年度增长率, 衡量一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区间型 [5% ~ 17.5%]	WDI、CEIC
	汇率波动	用年均汇率变化率表示各国汇率波动程度	区间型 [-2% ~ 2%]	WDI
金融机构稳定性	金融机构发展水平	通过金融机构深度、准入、效率水平指标综合反映一国金融机构发展水平	极大型	IMF FD Index Database
	银行不良贷款率	银行不良贷款/总贷款余额, 衡量一国银行业贷款风险	极小型	WDI、CEIC、 IMF FSI <sub>s</sub>
	存贷比	就银行盈利角度而言, 存贷比越高越好; 但对于银行抵抗风险而言, 存贷比越高, 抵抗风险能力越差, 警戒线为 75%	适度性	GFDD、CEIC
对外信用环境	经常账户余额/GDP	衡量一国国际收支情况的重要指标。如果一国经常项目顺差, 说明该国国外财产增加, 反之, 说明该国更易引起外债的增加	区间型 [0 ~ 3%]	WEO
	外债/GDP	衡量一国外债水平及经济增长对外债依赖程度。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为 20%	极小型	WDI、CEIC
	短期外债/国际储备	衡量一国外债偿还能力	极小型	WDI、CEIC

## (二) 指标的预处理

根据所建立的指标体系, 从 WDI、WEO、CEIC 等数据库获取 2010 ~ 2019 年原始数据。为充分利用各国历年的数据信息, 本文参考“大公国际”主权信用评级, 宋维佳、梁金跃<sup>①</sup>对指标的处理方法, 同时结合“厚今薄古”的思想<sup>②</sup>, 运用如下公式对各指标 2010 ~ 2019 年间的数据进行处理, 以得到各指标的

① 宋维佳、梁金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价——基于面板数据及突变级数法的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8 年第 10 期。

② 马赞福、郭亚军、张发明、潘玉厚:《一种基于增益水平激励的动态综合评价方法》,《系统工程学报》2009 年第 2 期。

综合数据,公式如下:

$$\bar{x}_{ij} = \frac{\sum_{k=1}^{10} k \{x_{ij}(t_k)\}}{\sum_{k=1}^{10} k} \quad (1)$$

其中  $x_{ij}(t_k)$  为第  $i$  个评价国家第  $j$  个指标在  $t_k$  时间的原始数值,本文  $t_1 \sim t_{10}$  指代 2010 ~ 2019 年,  $\bar{x}_{ij}$  为综合数理后的数据值。

为将各指标类型一致化,同时消除量纲的影响,采用如下转换函数<sup>①</sup>:

对于极小型指标:

$$x_{ij}^* = \frac{\max_i \{\bar{x}_{ij}\} - \bar{x}_{ij}}{\max_i \{\bar{x}_{ij}\} - \min_i \{\bar{x}_{ij}\}} \quad (2)$$

对于极大型指标:

$$x_{ij}^* = \frac{\bar{x}_{ij} - \min_i \{\bar{x}_{ij}\}}{\max_i \{\bar{x}_{ij}\} - \min_i \{\bar{x}_{ij}\}} \quad (i = 1, 2, \dots, n; j = 1, 2, \dots, m) \quad (3)$$

其中,  $\max_i \{\bar{x}_{ij}\}$  为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  $\min_i \{\bar{x}_{ij}\}$  为其最小值,  $x_{ij}^*$  为第  $i$  个被评价国家第  $j$  个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x_{ij}^* \in [0, 1]$

对于区间型指标,公式如下:

$$x_{ij}^* = \begin{cases} 1 - \frac{q_1 - \bar{x}_{ij}}{\max\{q_1 - m_j, M_j - q_2\}}, & \text{if } \bar{x}_{ij} < q_1 \\ 1, & \text{if } \bar{x}_{ij} \in [q_1, q_2] \\ 1 - \frac{\bar{x}_{ij} - q_2}{\max\{q_1 - m_j, M_j - q_2\}}, & \text{if } \bar{x}_{ij} > q_2 \end{cases} \quad (4)$$

其中,  $[q_1, q_2]$  为指标  $x_{ij}$  的最优区间,  $M_j = \max_i \{\bar{x}_{ij}\}$ ;  $m_j = \min_i \{\bar{x}_{ij}\}$

### (三) 风险评估方法的确定

在风险评估方法的选择上,本文首先选用 CRITIC 法计算各指标综合权重,随后对各国金融风险水平进行测算。

CRITIC 法由希腊学者 D. 迪亚库拉基(Diakoulaki)等提出,该方法通过指标数值间的差异及指标间的冲突性来确定权重,兼具变异系数法、熵值法等各种客观赋权法的特点,公式如下<sup>②</sup>:

① 易平涛、李伟伟、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 ~ 14 页。

② D. Diakoulaki, G. Mavrotas, L. Papayannakis, Determining Objective Weights in Multiple Criteria Problems: The Critic Method, Computers & Operations Research, 1995, No. 7.

$$W_j = \frac{C_j}{\sum_{j=1}^n C_j} \quad (5)$$

$$\text{其中 } C_j = \sigma_j \sum_{k=1}^m (1 - r_{kj}) \quad (6)$$

$\sigma_j$  为第  $j$  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差,  $r_{kj}$  为第  $k$  个指标和第  $j$  个指标的相关系数,  $C_j$  为第  $j$  个指标包含的 CRITIC 信息量,  $W_j$  为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在权重确定的基础上,运用以下公式测算各国风险水平大小:

$$V_{ij} = W_j \times x_{ij}^* \quad (7)$$

其值越大,表明风险水平越低。

#### (四) 风险评价值的测算

在样本国家的选取中,本文将中、蒙、俄作为核心评估对象,同时考虑中蒙俄经济走廊依托中欧班列向西已与多个中亚、欧洲国家实现连通,故将其中主要节点国家纳入广义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范畴。此外,考虑同属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与中、蒙、俄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将两国作为评估样本。根据数据可得性,最终选取的样本国家包括中国、蒙古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波兰等 8 个国家。将样本进行扩充,一方面能使指标权重的测算更为准确,提高风险评估的精度;另一方面,在扩充的样本中涵盖各种发展层次的国家,既有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等发达国家波兰,还囊括了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对以上国家金融风险进行评估,并将中、蒙、俄与之横向对比,更能显现中、蒙、俄金融风险的大小。

各指标类型及区间型指标的最优区间范围已在表 2 中给出,因样本国家存贷比基本高于 75%,故将该指标做极小型指标处理。根据公式(1)~公式(4),计算得出预处理后的各指标数据(见表 3)。

表 3 指标预处理结果

国别	GDP 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	财政余额/ GDP	M <sub>2</sub> 增长率	汇率波动	金融市场 发展水平
白俄罗斯	0.021	0.000	0.710	0.000	0.000	0.000
中国	1.000	1.000	0.185	1.000	1.000	0.774
日本	0.000	0.887	0.000	0.489	0.989	0.973
哈萨克斯坦	0.572	0.589	0.688	1.000	0.289	0.317
韩国	0.386	0.943	1.000	1.000	1.000	1.000
蒙古国	1.000	0.664	0.207	0.905	0.610	0.143



(续表 3)

国别	GDP 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	财政余额/ GDP	M <sub>2</sub> 增长率	汇率波动	金融市场 发展水平
波兰	0.598	0.968	0.407	1.000	0.956	0.408
俄罗斯	0.120	0.740	0.706	1.000	0.522	0.467
国别	银行不良 贷款率	存贷比	金融机构 发展水平	经常账户 余额/GDP	外债/GDP	短期外债/ 国际储备
白俄罗斯	0.332	0.820	0.000	0.799	0.731	0.133
中国	0.882	0.000	0.443	1.000	1.000	0.900
日本	0.891	1.000	1.000	1.000	0.695	0.000
哈萨克斯坦	0.000	0.725	0.100	0.900	0.611	0.917
韩国	1.000	0.699	0.831	0.889	0.928	0.895
蒙古国	0.254	0.715	0.468	0.000	0.000	0.493
波兰	0.621	0.783	0.415	0.926	0.712	0.836
俄罗斯	0.180	0.717	0.423	0.958	0.909	1.000

根据公式(5)和公式(6),计算得出各指标权重(见表4)。

表 4 各指标综合权重

指标	GDP 增长率	通货 膨胀率	财政余额/ GDP	M <sub>2</sub> 增长率	汇率波动	金融市场 发展水平
权重	0.122	0.058	0.105	0.079	0.070	0.066
指标	银行不良 贷款率	存贷比	金融机构 发展水平	经常账户 余额/GDP	外债/GDP	短期外债/ 国际储备
权重	0.079	0.108	0.070	0.080	0.071	0.092

根据公式(7)计算得出各国近年来综合风险水平(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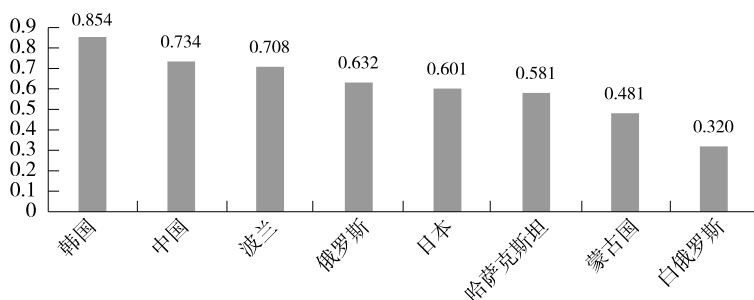


图 4 样本国家综合风险评价价值

### (五) 结果分析

第一,中蒙俄经济走廊中,中国金融风险水平最低,其次是俄罗斯,蒙古国风险水平最高。若参考已有风险划分标准,采用十分位评级方法将风险评价价值转化为相应10个等级<sup>①</sup>,则中、蒙、俄风险评级分别为A、B、BBB,中俄处中等风险水平,蒙古国处高风险水平。

表5 风险等级的划分

等级划分	AAA	AA	A	BBB	BB
数值范围	0.9~1.0	0.8~0.9	0.7~0.8	0.6~0.7	0.5~0.6
风险级别	低	低	中等	中等	高
等级划分	B	CCC	CC	C	D
数值范围	0.4~0.5	0.3~0.4	0.2~0.3	0.1~0.2	0~0.1
风险级别	高	高	高	高	高

第二,与其他国家横向对比发现,蒙俄风险比韩国、波兰等国高,低于白俄罗斯。具体来看,韩国在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外债总额及期限结构管理等方面均远优于蒙俄,所以其风险评价价值也远高于蒙俄两国。日本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虽高,但由于其政府财政的大量赤字和高额的外债,使其面临一定的金融风险。

第三,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结论,可知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面临的风险总体处于中高水平。对俄罗斯而言,其风险主要源自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卢布贬值及银行业的违约风险,而其经济增长及汇率的异常波动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蒙古国方面与俄罗斯情况类似,但其高额的外债也是风险的一大来源,应谨防其债务风险。

## 四 深化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发展的思考

中蒙俄经济走廊风险水平整体处于中高级别,且蒙俄风险远远高于中国,一旦管控不当,风险很容易通过贸易、债务、“邻里效应”等渠道在三方之间进行

<sup>①</sup> 尹美群、张敏、盛磊、李文博、张成军:《“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投资风险》,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10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家风险评级项目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

跨国传导。基于此,在深化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的同时,须始终防范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总的来看,中国相比蒙俄而言具备更强的经济实力及更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在深化经济走廊金融合作及风险防范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主动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如外汇储备库、清算支付体系和区域性金融合作平台等。中国与蒙俄两国金融合作水平较低,当前宜以功能性金融合作为主,当然,通过大量发展重要领域的功能性金融合作也要在相对成熟时期或区域实时推进制度性合作<sup>①</sup>。根据以上原则,本文主要从以下四方面提出相关思考。

### (一) 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安全机制网络

第一,构建中、蒙、俄平等、包容的对话合作机制。加强中国与蒙俄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沟通合作,搭建防范金融风险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与信息共享平台。如在中、蒙、俄元首会晤框架内另设中、蒙、俄三边金融合作小组,由各国央行或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并就三方金融合作相关事项定期举办高层会议。

第二,构建预警机制,搭建反应灵敏、及时的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对各种金融风险的诱导因素进行监测与预警,并形成相关应对风险的合作处理制度。针对蒙俄两国,可重点监控其外债水平、银行不良贷款率和汇率波动等指标。面对蒙俄较高的金融风险,可成立专门的评估机构或依托现有的机构定期对其进行风险评级,提升金融风险识别与管控能力。

第三,构建中、蒙、俄金融应急机制。以中俄为主导,中、蒙、俄共同出资,建立一定数额的应急储备安排。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蒙俄两国的流动性压力,为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增设一道防线。针对蒙古国面临外汇储备不足、外债规模大的问题,可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给予其更大的应急储备额度或更宽松的贷款条件,助推其经济稳定运行。

### (二) 共建投融资合作体系,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

现阶段,蒙俄两国基建需求大,面临极大资金缺口。虽可以依托“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资金池对其进行融资,但仍满足不了其需求。蒙俄两国有限的财政实力,加上基建项目建设周期长、不确定性大,从本国获取充足的基建资金更为困难。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导国家、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主导方,中国势必会成为一些大型合作项目的主要融资方,通过减让式资金支持助力项目的顺利推进。但一国财力资源有限,难以支撑单方面的长期大规模对外援助,且融资需求引致的风险也将聚集于中国政策

<sup>①</sup> 米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金融合作发展战略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等主要信贷提供方。因此,长远来看,需各方共商共建投融资体系,并借助市场的力量确保资金的可持续性<sup>①</sup>。一方面,引入第三方参与者,缓解融资压力及风险。经济走廊建设可引入多种金融机构投资基金,如欧、日、韩或中国香港地区优质合作方,东道国金融机构,中国金融业的同业机构。引入以上机构,不仅能够有效分担资金压力,还能与各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将风险分散化<sup>②</sup>。另一方面,探索建立资金多元、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融资模式。将中外方社会资本引入项目建设,提高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效率,分散降低投资风险,如 PPP 模式。

### (三) 优先加快人民币在经济走廊的国际化步伐

2009 年起,中国开始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如今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及储备货币,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全球交易最活跃的货币。中国与蒙俄双方在本币互换、本币结算、人民币清算等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对中蒙俄经济走廊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其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提升人民币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地位,加快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提高中国与蒙俄经贸合作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规避汇率风险。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能弱化美元的霸权地位,削减美国经济制裁的不利影响,保障中、蒙、俄经贸和金融合作的顺利进行。在“一带一路”的高质量推进及俄罗斯“去美元化”的背景下,人民币在蒙俄乃至上合组织的区域化存在较大机遇。

第一,打造以人民币为中心的贸易支付结算体系。2014 年欧美国家对俄实施制裁后,俄罗斯加快了“去美元化”进程。在俄外贸结算方面,2014 年美元占俄商品和服务出口结算的比重在 75% ~ 80% 之间。但自俄方 2017 年在外贸领域真正开始实施“去美元化”以来,该占比迅速下降,2020 年年底已降至 48%<sup>③</sup>。为确保自身经济安全,俄罗斯在其 2021 年 7 月发布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表明要“扩大与外国合作伙伴间的本币结算”,“减少美元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使用”<sup>④</sup>。另外,俄罗斯也建立了卢布结算支

① 周小川:《共商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体系》,《中国金融》2017 年第 9 期。

② 徐奇渊、杨盼盼、肖立晟:《“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建设:中国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评论》2017 年第 5 期。

③ Доллар впервые составил менее 50% от денежного вы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кспорта. <https://iz.ru/1157756/dmitrii-migunov/syrost-rublia-dedollarizatsiia-vneshnei-torgovli-idet-za-schet-evro>

④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docs.cntd.ru/document/607148290?section=text>

付系统与金融信息交换系统,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sup>①</sup>。相信未来俄方将在“去美元化”方面持续发力。随着中俄贸易规模的逐步扩大,推进双方贸易本币结算是应对美元霸权、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必要之举。(1)中俄可尝试达成一项特殊协议,保证在本币结算中人民币与卢布汇率的相对稳定,以确保双方在贸易结算中利益均不受损。或是以人民币为主体,联合卢布、欧元等货币,打造一个货币篮子,以此为基准对双边贸易中的汇率进行报价来推行贸易的本币结算。(2)切实加快人民币支付清算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已全面投产,在一期的基础上对服务时间、结算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改进。蒙俄两国共有数十家金融机构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参与者,如蒙古农业银行、蒙古国家银行、俄罗斯进出口银行、俄罗斯外贸银行等。今后应不断升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服务水平,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金融基础设施支撑。同时也要不断拓展参与者规模,并为引入更多境外参与者做好制度上的准备。(3)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维持中俄间货币汇兑的规范稳定,确保人民币、卢布能长期服务于双边贸易结算。

第二,推进构建中蒙俄自由贸易区,通过贸易优势提高人民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中蒙俄自贸区的构建面临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如中国与蒙俄的经济规模、市场规模差异大,双方间的贸易层次、投资便利化水平低<sup>②</sup>,但三方相互接壤且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建立自贸区具备一定基础条件。目前,中蒙双边自贸区建设处于可行性论证状态,2017年5月双边部长级会谈期间宣布启动中蒙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截至2019年2月双方就联合可行性研究报告提纲达成一致,并就各领域重点关注、经济影响分析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等深入交换意见<sup>③</sup>。中俄方面,双方在2017年7月签署的《关于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声明》即包含服务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同时,美国视中俄为头号竞争对手,对俄方实施长期制裁,恶意挑起与中国的政治和贸易摩擦,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欧亚经济伙伴关系组建中蒙俄自贸区 and 上合组织自贸区不仅更显必要,或许也更有可能。

第三,加快中国数字货币在经济走廊跨境支付业务上的布局。数字货币

---

① 许文鸿:《去美元化:俄罗斯在俄美金融战中的反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5期。

② 杨丽花、董志勇:《中蒙俄自贸区构建的经济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4期。

③ 《中蒙自贸协定联合可研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chinamongol/chinamongolnews/201902/39818\\_1.html](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chinamongol/chinamongolnews/201902/39818_1.html)

比以往支付方式在交易效率、成本、安全方面具备更大优势,在跨境支付领域有着巨大潜力。中国应及早地着手布局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业务,鼓励企业积极探索数字货币在跨境贸易支付结算中的运用,避免在数字货币化时代再次受制于美元。

#### (四) 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卫生健康共同体,为三方合作创造稳定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重创了蒙俄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给中蒙俄经济走廊务实合作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中、蒙、俄在疫情防控方面虽已累积一定的经验,但应认识到疫情防控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为共同应对新冠病毒,中国与蒙俄间应加强疫情防控合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以保障各国人民生命健康,并为三方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疫情暴发之初,中国与蒙俄便迅速开展高层间的交流并采取相关措施。在各国防控疫情常态化及新冠病毒变异的背景下,中国与蒙俄应携手抗疫,打造中、蒙、俄卫生健康共同体。短期内,应尽可能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医疗援助,派遣专业的医疗队伍助其在最短时间内控制好疫情。另外,疫苗是防控新冠病毒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中俄对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处世界领先水平,中俄不仅在疫苗研发及临床试验等各方面主动开展合作,也要积极推动对蒙古国的疫苗援助,让新冠病毒疫苗成为可获取的公共产品。同时,积极发挥中医外交在三方合作中的作用,可将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救治的经验主动进行分享,也能宣传中医药及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方面,应打造中、蒙、俄防控共同体,增强对生物病毒与疫情的预警能力及突发疫情的响应能力。如建立中、蒙、俄联防联控委员会,一致协调各国疫情防控工作,共同搭建区域性疫情预警及应对机制;搭建新冠病毒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提供病毒基因序列等科学信息及疫情防控策略等。

总之,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加强经济走廊的经济金融、卫生健康合作的机制化建设,而且也需要推进中、蒙、俄之间多层次的交流对话,加强民心相通。国家、人民之间的互信是开展贸易、金融等合作的前提条件,也能有效破解西方国家大力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是保证中蒙俄经济走廊金融合作稳定进行的重要影响因素。要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成果落到实处,让蒙俄切实地享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依托智库,呼吁政府高层及社会各界人士为加强中、蒙、俄政策沟通而助力;通过中、蒙、俄多层次文化交流与合作,提升两国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

(责任编辑:高晓慧)